

## 四月

四月初的早晨，步出克萊爾學院（Clare College）位於城堡丘（Castle Hill）之下的「聚落」（The Colony），越過莫德林學院（Magdalene College）外、橫跨劍河的石橋，蹚入劍橋市區，放眼四方，你會不自覺地緩下步伐、敞開心胸，細細品嚐一種奇妙的氛圍。清冷的空氣中，瀰漫著寧靜、幾近幽寂的感受。而靜寂深處，卻又有一股細緻的脈動，如同新生嬰孩的心跳。幾乎察覺不到的微風，在河面畫出細微的漣漪，岸上金色水仙花隨之顫動。

國王學院（King's College）外的青草地上，那棵有兩百年歷史的七葉樹（horse chestnut），垂掛著赤裸的枝幹，彷彿尚未自悠長的冬季中甦醒；但細看之下，繁茂的枝幹其實已布滿細芽，甚至已綻放出淡綠的嫩葉。包裹七葉樹細芽的棕色外殼上，覆蓋略黏的汁液，在初陽中映著微光，英國人管它叫「黏苞」（sticky buds）。番紅花和雪花蓮的季節已然飄逝，水仙花也即將枯萎，隨後而至的，是開滿街道兩旁的粉紅色和白色木蘭花。



四月英格蘭庭院裡初生的木蘭花。

四月初的劍橋，沒有太多遊客，沒有太多學術與交誼活動，沒有成群的學生騎單車趕課、赴約，一切都緩了下來，好似依尋那悠悠流淌的劍河的步調。然而，這靜謐的時空卻涵容生命的脈動，涵容一種向光明望去的欣喜——這不單只反映於花草樹木之中。那總在春、夏季棲身於街頭古老圓教堂（Round Church）旁的小販，不知不覺已經現身，賣起泛著劍橋藍（Cambridge Blue）的冰淇淋。那些用手指旋轉宣傳板、賣力引起遊客注意的撐篙青年，笑得更加親切了。而櫥窗裡展售的服飾，也漸漸褪去冬季沉重的主色調，開出新鮮的色彩。這是個充滿期待的時節。

「四月」，在英國詩人的想像中，有著特殊的地位。喬叟（Geoffrey Chaucer）於十四世紀末創作的《坎特伯里故事集》（The Canterbury Tales）一開始即描繪出一幅典型的四月景緻。《坎特伯里故事集》〈總序〉（General Prologue）的前十八行，在後代文學史中被廣泛引用、改寫。這十八行僅由一個句子組成，其意義並不於每一行的末尾終止，而是不斷自前一行汨濫至下一行，創造出一種連綿不絕的印象，彷彿模擬春日持續萌發、泉湧的生命力。於這十八行中，喬叟描寫四月的「甜美雨露」從「根部」穿透三月的「枯旱」，每一「莖脈」都浸潤於四月的「甘澤」之中，由此生出繁花（‘Aprill with his shoures soote | The droughte of March hath perced to the roote, | And bathed every veyne in swich licour | Of which vertu engendred is the flour’）。甜美的西風將其生命力吐入原野

與樹林的新生植物中；年輕的太陽轉入了白羊座；鳥兒也充滿活力地歌唱。這樣的季節之中，人們萌生了朝聖的願望，遠赴異國海岸探訪聖蹟，或從英格蘭各個角落出發，集聚於英格蘭東南方的坎特伯里教堂。喬叟於是將四月英格蘭重生的自然景緻與人們追求宗教庇佑的心願相互聯結。

在另一首描寫「四月」的名詩中，華滋華斯（William Wordsworth）從季節遞嬗之中窺見永恆的恩澤。〈春頌〉（Vernal Ode）寫於 1817 年，詩人於四月的天空中觀見一個如浮雲般的明亮精靈。精靈在山巔停下，彈動紫色羽翼下的金黃豎琴，唱起詩歌。雖然四月重生的氣韻遍及大地與海洋，但這捎來生命的氣息同時也吹動了死亡的幽門（‘to every draught of vital breath, | Renewed throughout the bounds of earth or ocean, | The melancholy gates of Death | Respond with sympathetic motion’）。然而，精靈唱出造物者的恩澤：雖然生與死同在，但多產、豐饒的自然就算在深海之中也不曾歇息，大地也從不必擔憂永遠的空寂與空乏（Her procreant vigils Nature keeps | Amid the unfathomable deeps; | And saves the peopled fields of earth | From dread of emptiness and dearth’）。就算個體會消逝，但物種卻生生不息。於〈春頌〉後段，華滋華斯的視角從精靈所棲止的山巔轉回平凡的英格蘭景緻：開滿紫色石楠的野地（‘purple heath’）、繁花綻放的樹叢（‘blooming thicket’）和鄉間常見的山楂（‘hawthorn-tree’）。這四月平凡無奇的景色中，採蜜的蜂卻喚起了已逝的歲月，令詩人追憶伊甸園的純真年代。那時，蜜蜂的刺沒有作用，因為萬物皆和平共處。於〈春頌〉中，華滋華斯暗示，就算是那些平凡、存在於生死循環中的景物，也能含蘊永恆的重量，也能承載人們回歸伊甸園並重獲永恆歸屬感的心願。

比〈春頌〉更著名的，是布朗寧（Robert Browning）於 1845 年創作的〈海外思鄉〉（Home-Thoughts, from Abroad）。布朗寧於義大利回望故鄉，想像英格蘭人於四月天醒來，會在無意間看見榆樹（‘elm-tree’）最低矮的枝幹上，和被集結起來的零星枝桠上，綻開細小的綠葉；同時，在果園的枝頭有蒼頭燕雀（‘chaffinch’）歌唱。這首詩分為兩節。第一節中，每行的重音，由三增至四，再擴增為五，但最後一行僅由三個字組成，包含兩個重音：‘In England – now!’（在英格蘭——現在）。重音的增加，帶給讀者一種逐漸甦醒、開展的印象，巧妙呼應詩中傳達的多層意義：生命從冬季甦醒、榆樹綠葉逐漸舒展、人們在四月的早晨醒來、布朗寧自身思鄉情懷的醒覺——隨之而來的，是各種感官意象在記憶與想像之中的復甦。而第一節的最後一行自五個重音倏忽墜至兩個重音，簡約且宏亮地宣示布朗寧（於想像之中）回歸故鄉四月天的願望與動力。於第二個詩節中，詩人經由思鄉情懷而復甦的想像力延展至英格蘭五月的光景，那兒有灰白喉林鶯（‘whitethroat’）和燕子（‘swallows’），有布朗寧家鄉圍籬上那棵向原野垂靠，並將花朵和露珠撒落於三葉草的梨樹，還有在梨樹彎折的枝桠末梢歌唱的畫眉鳥（‘thrush’），更有比海外那些華麗瓜果花朵（‘gaudy melon-flower’）更加燦亮的、故鄉孩子喜愛的毛茛（‘buttercups’）。《坎特伯里故事集》的〈總序〉、〈春頌〉和〈海外思鄉〉再再突顯「四月」在英國人心中的地位：這是一個萬物復甦的季節，是期待的季節，更是尋覓歸屬感的季節，不論是藉由朝聖，哲思，或是懷鄉。

在四月的劍橋，我沒有許多奇特的哲想，只是於工作之餘品嘗這短暫的寧靜氛圍，並期待更多新生命的萌發。四月的第一天，卻有這麼一件特殊的事值得記

載。劍橋市中心的露天市集旁，有一棟 Marks & Spencer 的分店，三樓是有販售熱食的咖啡廳，坐在窗邊，可俯瞰市集和大學的大聖瑪利亞教堂（Great St Mary's Church）。這些年來，閒暇時我喜歡帶著一本書、點一杯熱巧克力，在讀書寫字之餘，觀察咖啡廳裡的點點滴滴。有幾位顧客是每次都能見到的，雖然不曾與之交談，但他們的形貌，早已印入我的記憶中，如同熱巧克力和果醬一般，成了生活中習以為常的事物。我們都認得彼此，偶爾相互點頭微笑。然而，幾年之間，人事難免改易。一位年約八十、和藹可親且打扮典雅的英國女士，每日總點一杯拿鐵，在咖啡廳待上一、兩個小時，靜觀周遭的世界。我們認識了三年，但從半年前開始就見不到她的蹤影了。每此造訪咖啡廳總不免心中落寞，只盼她仍平安健康。

但這次是一位來自西班牙，長期在咖啡廳服務的女士。她相當熱情，每次見面總會寒暄幾句。那天，她端來一碗咖喱雞肉湯給我，笑盈盈地說那是她在咖啡廳的最後一天，她要休息一陣子，又說這些年來很高興為我服務。我當下感到一股微微的傷感，不知該說什麼，只說了一聲謝謝。之後她又轉向其他常客道別。我坐在窗邊靜靜回憶幾年來她一貫的熱情問候，才發覺，那些不求回報的親切語句與笑容，在這千篇一律的生活節奏



劍橋大學國王學院與學院外的七葉樹。

中，在這太過功利、冰冷無情的市局中，是多麼珍貴。離開時，我走向櫃台，再和她道謝，並祝她未來一路順心；我們輕輕擁抱並互道珍重。也許我們未來的路途不會再次交錯，但我希望於往後諸多晦澀的日子裡，還能喚起這些美好的人事物，或許哪一天，也成別人記憶中的一抹微光。

劍橋的四月天，對我而言，是一個重新出發的時節，也是一個回望過往的時節，是期待，也是懷想。那天走回城堡丘的路上，街頭有位年輕人正演奏手風琴。明朗的樂音在四月溫柔的光影中輕巧跳動著。他微笑著，向不羈的人群，向流動的季節。